

全唐文

金瓶梅

全唐文

錢仲聯署

全唐文卷七七一

李商隱一

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少爲令狐楚巡官。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掌書記，爲侍御史，久不調。會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大和中，亞貶循州，商隱隨赴嶺表。三年，入爲京兆尹盧弘正掾曹，又從爲掌書記，補太學博士。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年卒。

五蟲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鳧露鵲，不知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

蠅賦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齒。爾今何功，既角而尾。

爲彭陽公與元請專醫表

臣某言：臣聞長育之功，允歸於天地；疾痛所迫，必告於君親。是以今月某日，竊獻表章，上干旒宸，備陳舊恙。當此頽齡，乞解藩維，一歸京輦。衰羸則甚，戰灼猶深。臣某中謝。臣早以庸虛，久塵恩渥，四朝受任，二紀叨榮。華省黃樞，皆驚竊位；專征處守，每愧非才。豈不願竭螻蟻之微生，盡桑榆之暮景，靡敢言病，罔或告勞。然事有不可因循，力有不堪勉強。苟懷情不盡，則事主非忠。且漢上雄藩，褒中重鎮，統臨至廣，控壓非輕。以臣昔年，尚憂不理；在臣今日，其何敢安。亦既揣量，豈容緘默！固合即時離鎮，隨表歸朝；伏料睿慈，必從丹款。拜魏闕而獲伸積戀，訪秦醫而冀愈沉疴。乏絕之時，馳驅未晚。臣已決取今月某日，離本道東上。無任祈恩危迫之至。

（二）「疆」，原作「疆」，據文義并參錢振倫《樊南文集補編》一改。

代彭陽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爲逆旅；古者垂訓，謂死爲歸人。苟得其終，何但于化。臣永惟際會，獲遇升平，鐘鼎之勛莫彰，風露之姿先盡。雖無逃大數，亦有負清朝。今則舉陳陳詞，對棺忍死，白日無分，元夜何長，淚兼血垂，目與魂斷。臣某中謝。臣早緣儒學，得廁人曹；克紹家聲，不虧士行。詞賦貢名于宗伯，書檄應聘于諸侯。東泛西浮，南登北走。時推倚馬，人或薦雄。西掖承榮，得以言之無罪；曲臺備位，羈明物有其容。永謂才難，便叨郎選。振衣華省，歷履名曹；高步內庭，光揚密命。

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絕它腸，進無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問，深降褒稱。乃于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殊恩既浹，當路相排；旅翮未高，孤根已動。河潼爲郡，盟津統師。溺以待援，瘞而念起。憲宗旁求輔相，既（二）記姓名，果遭急徵，仍加大用。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實有微衷，可裨元化。況初誅背叛，務活疲羸。方伏奏于鳳宸之前，忽厄徙于鳥耘之次。小吏抵罪，邪臣結謀。指之有名，嘿不得訴。空甘罪戾，仰托聖明。羈得生還，幾臨死所。其後官移督護，四年不謁于承華；任改察廉，一日暫留于分陝。欲舉而墜，將安更危。賴敬宗皇帝續乃不圖，是思求舊，振于洛宅，榮彼夷門。自茲以來，敢虛其遇。周旋五紀鎮守，惟切分憂；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拙直不同于衆，讒毀每集其躬。含意未宣，救過不暇。伏思自長慶厥後，開成之前，凡幾泰遷升，幾遭退斥。若非不欺天地，不負君親，至於幾微，尋合顛隕。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載，仁極照臨，既委鹽鐵，又分端揆。逮今控壓，亦在重鎮。陛下之恩，微臣何益；微臣之節，陛下方知。興言及斯，碎首殊晚。然臣從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宜遵。尋欲拜章，以求歸老。伏以諸道節制，頻歲更移，其于送迎，例多積累。臣在此雖無一毫侵損，亦無纖介誅求。帑藏甚殷，倉儲可羨。特緣行李，忍過秋冬。而江山之氣候難常，蒲柳之蕭衰易見。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腸胃不調。對冠冕而始訝儻來，指墓墳而已知息處。

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國子博士緒、左補闕綯、左武衛兵曹參軍綸等，示以歿期，遺之理命。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公家，兼約其送

終，務遵儉約，勿爲從容，以致慮居。至十二日夜，有僕夫告臣云：「大星隕地，雅當正室，洞照一庭。」臣即端坐俟時，正辭無撓。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褒寵，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前人，歸體魄以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將掩泉扃，不得重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叫呼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伏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華夏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安之始。然自前年夏秋以來，貶譴者至多，誅僇者不少。伏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雪以雲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稼嘉熟，兆人樂康。用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懷之幽魄。臣某云云。

臣當道兵馬，已差監軍使實千乘勾當。其節度留務，差行軍司馬趙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官杜勝訖。有舊規模，無新革易。悉當輯睦，決無喧驚。臣心雖澄定，氣已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三號豈來，赴壑而一去無返。忠誠直道，竟埋沒于外藩，腐骨枯骸，空歸全于故國。回望昭代，無任攀戀永訣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臣某誠號誠咽，頓首頓首。

〔一〕「既」，原作「即」，據馮浩《樊南文集詳注》一改。

為安平公謝除海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王士岌至，奉宣恩旨，改授臣某官，并賜臣前件告身一通者。寵命天臨，恩光春煦，兢惶無措，扑蹈失容。臣某中謝。臣幸逢昭代，本自諸生。文以飾身，學實爲己。寧輻玉而待買，竊運甕以私勞。春闈再中于明經，天官一升於判第。階級甚薄，際會則多。藝閣警書，藍田作吏。中間因依知己，契闊從軍；其後超屬憲司，驟登郎署。埋輪而出，高懸八使之威；起草以居，遠謝三臺之妙。每含香而自嘆，常補被而待行。伏惟皇帝陛下，鈞陶庶匯，亭毒萬方，憂心同亮，好諫若禹。東掖垣內，封章何有于日聞；青瑣門前，列位徒參于夕拜。擺波濤而鯁鱗纔變，望煙霄而鸞翮初高。暫將竭誠，非敢養望。然虛受難處，忝據非安，忽擁華旗，竟辭龍闕。猶賴雲日未遠，關城不遙，虔奉國章，羈免官謫。豈意便升亞相之班秩，復委大藩之廉問。魚箋帝語，象軸神工。拜受而若捧千鈞，伏讀而如聽九奏。誠雖深于負荷，戀實切于違離。況曲阜遺封，導河舊壤，列九州之數，帶五岳之

雄，古爲詩書俎豆之鄉，今兼魚鹽兵革之地，訓整合資于武幹，撫循宜屬于柔良。豈伊孱微，堪此委寄。謹當冰霜勵志，金石貫誠。駕馬奮十駕之勤，鉛刀淬一割之用。即以今月二日，雪泣西拜，星馳東下。帝城思入，雖有類于陳咸；關外耻居，安敢同于楊僕！無任瞻天戀闕之至。謹附中使某奉表陳謝以聞。

為安平公兖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雪涕以辭，戒途而星奔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等，宣布皇風，闡揚元造，歡聲雷動，喜氣雲高。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獲廁朝榮；粵自烏臺，至于青瑣；累更近地，皆奉休期。用盡心以書紳，長憂福過，取知足而銘座，敢傲時來。旋屬皇帝陛下，垂意關城，推心旬服，俾之防遏，兼使緝綏，橫被天波，未移星瑄。豈期非次，忽致殊遷，察俗雄藩，分榮大憲。地濱河濟，山奄龜蒙。本孔里周封，有堯祠舜澤。九州之名數甚古，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人，合安茲地。撫躬而泫背汗下，仰恩而溢皆淚流。況所部驍雄，素兼節制，爲於當代，便屬文臣。畫武聚螢，昔惟久事筆硯；佩韃帶鵠，今寧能執干戈。幸臣前在華州日，虔奉詔條，克宣戎律。檢下而羊無九牧，馭點而大用左牽。用令去任之時。大有遮留之請。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即途，皆來卧轍。竟稽朝發，遂致宵奔。請于茲時，亦因前政。冀漸令蘇息，長使謐寧。然後遠訪雲亭，高尋日觀。備萬乘登封之所，設諸侯朝宿之儀。盛禮獲窺，微願斯畢。過此以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限越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謝以聞。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射平章事臣涯等奉賀聖躬訖。社稷殊祥，生靈大慶。臣忝分朝寄，四奉國恩，無任抃舞踴躍之至！臣聞天普覆也，應運而健若龍行；日至明焉，有時而氣如虹貫。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迹邁至明。思社稷之靈，惟德是輔；念蒸黎之廣，以位爲憂。求衣未明，觀書乙夜。壽域既臻於躋俗，大庭微闕於怡神。是以自北陸送寒，暫停禹會；及東郊迎氣，爰復堯

咨。四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萬壽山呼。惟臣獨以一麾，載離雙闕，犬馬之微誠徒切，鵲鴻之舊列難階，提郡印而通宵九驚，對使符而一食三起。今幸已俗臻殷富，年比順成。伏惟稍簡萬幾，以迎百福，托調燮于彼相，責綏撫于列藩，承九廟之降祥，副兆人之允望。臣某不勝悽悽慙慙之至。謹差某奉表陳賀以聞。

代安平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風葉露華，榮落之姿何定；夏朝冬日，短長之數難移。臣幸屬昌期，謬登貴仕，行年五十五，歷官二十三。念犬馬之常期，死亦非天；奈君親之厚施，生以無酬。是以時及含珠，命餘屬續，心猶向闕，手尚封章，撫躬而氣息奄然，戀主而方寸亂矣。臣某中謝。臣少而竊綫，長乃遭逢，常將直道而行，實以明經入仕。王畿作吏，非州府之職徒勞；侯國從知，媿軍旅之事未學。憲宗皇帝謂臣剛決，擢以憲司；穆宗皇帝謂臣才能，登之郎選。忝霜威而無所摧拉，歷星紀而有素次躔。旋屬皇帝陛下大明御宇，至道承乾。澄汰之初，臣不居有過；超擢之際，臣獨出常倫。高選掖垣，箴規未效，入居瑣闥，論駁無聞。自去年秋，來典河關。兼臨甸服。惟當靜而阜俗，清以繩姦，竊致豐穰，幸逃通責。豈意陛下謂臣奄有三縣，未稱其能；謂臣出以一麾，未足爲貴。爰降綸綍，移之藩方，錫以海隅，與之岳鎮。將吾君之驍果萬計，使得總齊；聯吾君之牧伯三人，以居巡屬。時雖相羨，臣實深憂，既屬聖恩，果遭鬼瞰。況臣素無微恙，未及大年，方思高挂饋魚，不然官燭，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分陛下夫不獲之憂。志願未伸，大期俄迫。忽至今月十日夜，暴染霍亂，并兩肋氣注，當時檢驗方書，煎和藥物，百計療理，一無痊除。至十一日辰時，轉加因劇，漸不支持，想彼孤魂，已游岱岳；念茲二豎，徒訪秦醫。對印執符，碎心殞首。人之到此，命也如何？戀深而乏力以言，泣盡而無血可繼。臣某誠哀誠戀，頓首頓首。臣當道三軍將士，準前使李文悅例，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訖。臣與順通，近同王事，備見公才，假之統臨，必能和協。其團練、觀察兩使事，差都團練巡官盧涇勾當訖。臣亦授之方略，示以規模。伏惟聖明，不致憂軫。臣精神危促，言詞失錯，行當窮塵埋骨，枯木容身，螻蟻卜鄰，烏鳶食祭。黃河兩曲，長安幾千。生入舊關，望絕班超之請；

力封遺奏，痛深來歎之辭。迴望昭代，不勝荒悵眷戀之至。謹差某奉表代辭以聞。

為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南郊禮畢，改元爲某，大赦天下者。奉郊裡以定天位，新歷象以授人時，《乾》健，《離》明，《震》動，《兌》悅，跂行喙息，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欽（一）昊天而旅上帝者，聖王之重事；覃殊休而發大號者，哲后之宏猷。故必致四圭以達誠，制六器而伸敬，將崇嚴配，必在元句。先之以蒼璧駢牲，重之以《雲門》大呂。然後王猶有關於薦敬，爽彼告虔。《周官》三代之文，絕而不續；漢氏萬靈之位，失而莫尋。豈若皇帝陛下以大道遂群生，以至公臨實祚，上苞玄象，下總皇祇，黜幽陟明，興廢繼絕。靈芝甘露，鄙之而不告史官；赤雁白麟，陋之而不編瑞牒。然後因孟月，卜上辛，率于國南，式是歲首。且天以陛下爲子，故必饗明誠；人以陛下爲天，故必流睿澤。逾千越萬，邁五登三。何則？取直言之科，則聽輿論者不足算；設有過之令，則除鄉議者未可儔。延賞推恩，用以勸御災捍患之士；減租退責，將以矜火耕水耨之人。養庶老，頒渟糜暖帛之資；走群望，潔剝性瘞幣之禮。古不覲者復覲，古不聞者復聞。萬蟄蘇而六幽盡開，五刃藏而九土咸闢。臣當時集軍州官吏等丁寧告示訖，況臣當備論思，獲叨侍從，當時仙禁，慚視草以無能；此日泰壇，望給薪而靡及。徘徊旬服，踟躕闕城。雖有慶于文明，竟無階于奔走。司馬談闕陪盛禮，沒齒難忘；蕭望之願立本朝，馳魂莫及。無任抃舞結戀之至。

〔一〕「欽」，原作「裡」，據《樊南文集詳注》一改。

為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德音，以妖星謫見，思答天戒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丁寧宣示訖。仁深覆載，恩極照臨，究祖宗之令圖，極皇王之盛事，圓首方足，罔不欣慶。臣某中賀。臣聞覆載莫大於天地，而升降之氣或不接；照臨莫大於日月，而薄蝕之度或有差。豈惟休咎之徵，自是陰陽之事，旋觀晷字，載考策書，雖欲爲災，曷嘗勝德。伏惟皇帝陛下荆枝載茂，棣萼重輝，既居正以體元，亦觀文而察變，仰觀星彩，稍

越天常。於是深軫皇情，重回宸眷。省躬之懼，洞感于幽明；及物之恩，畢沾于華夏。戒田游則成湯祝網之意，釋冤滯乃大禹泣辜之慈。罷去修營，惜漢氏十家之產；勸課耕耔，復周邦九歲之儲。德已厚矣，仁已極矣。然猶避寢自責，撤膳貽憂。以此延休，何休不至；以茲備患，何患能為？足以高步三王，平窺百古，鞭撻守成之主，稅糠中代之君。抑臣又聞之，昔貞觀之理也，太宗文皇帝吞蝗而灾沴息，泰岱之封也，玄宗明皇帝露坐而風雨消。炯戒猶存，神靈未遠。陛下永懷貽厥，有切欽承，為其所不為，至其所不至。伫見地泉流醴，天酒凝甘，人知朱草之祥，家識白麟之瑞。又豈芒角足懼，晷度可憂者哉！臣素乏器能，謬當任使。東雍西岳，雖首化于百城；日遠天高，但心存于雙闕。聽金石而慚殊舞獸，無羽翼而恨異冥鴻。惟當虔奉詔條，頌宣德澤，成陛下無偏之道，畢微臣盡瘁之勤。所冀不置簡書，免拘司敗，如其禮樂，非臣所能。無任感恩戀闕懇悃屏營之至。

為汝南公賀彗星不見表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今月某日夜，彗星不見，宰臣某等奉表稱賀，請御正殿復常膳者。天道甚密，聖心不遐，感極而灾亦為祥，誠至而妖孽勝德。臣某中賀。臣聞殷湯以六事責躬，止七年之旱；宋景以一言修德，退三舍之星。歷代以來，咎徵常有，苟君能克己，則禍不移人。伏惟皇帝陛下寅奉丕圖，恭臨大寶，遵符列聖，酌憲前王。昨者天象之間，星文稍異，載深歸咎，爰用覃恩。倉箱畢復于九年，羅網并開其三面。去營繕，絕蕩心之巧；申冤結，除滅耳之俘。而又正殿不居，大庖盡減，精誠昭達，懇懇敷聞，芒砀遽銷，晷度如舊。況叢爾戎羯，正犯疆場，載思星見之徵，恐是虜亡之兆。伏惟稍寬聖慮，以擁皇休，遵九廟之降祥，副兆人之欽屬。臣又聞皇王之事天也，雖至理之時，不遺於憂畏，雖至和之氣，不忘于將迎。是故神農焦勞，軒帝顛悴，堯既瘳瘳，舜亦胼胝。此四主側身于昔時，陛下用心于今日，千載符契，萬方懷柔。臣常忝內朝，今居近甸，拱辰不及，空瞻北極之尊，就日無因，忽覺長安之遠。惟知忤蹈，莫可奮飛。況時及初正，禮當元會，華夷畢至，玉帛皆陳。小國行人，外藩下士，皆得入趨鳳闕，仰望獸樽。臣獨限關河，坐繫符竹，戀既深而詞懇，慶已極而涕零。無任感恩

恩賀聖鑒戀屏營之至。

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臣某言：臣得本州進奏院狀報，稱元日皇帝陛下御含元殿受朝賀者。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某中賀。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為一歲之始。載稽故實，抑有典章。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皇帝陛下道被無垠，政敷有截，全取發生之德，無非訢合之仁。蒼昊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成萬歲。而又憂動不輟，刻責方深，精誠旁達于八紘，懇側上通于九廟。仙廚撤味，獸館休畋。遂使化妖宿為壽星，變小饑為醕飲，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修闕典，彤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袞而日升於觀，異風發越，解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諛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姦邪，儼神羊而莫動。禮成而退，物有其容。足以光耀瑤圖，丹青玉版，耀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惟止匹夫，神禹涂山之義，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憂之戒，禹存後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執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同年。臣方守河漢，正分符竹，不獲躬承玉帛，首率梯航。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關西，忤質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闥，非夢寐而不通；魂繞皇闈，羨歸飛而莫及。無任荷恩祝壽戀闕屏營之至。

為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臣某言：臣伏奉正月九日制書，郊裡禮畢，改元為某，大赦天下者。既事虞郊，復新堯曆，天潢瀉潤，日觀揚輝，普天率土，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君人之孝，莫大於尊祖；王者之敬，孰逾于事天。故必用因高之儀，伸嚴配之禮，百神攸序，萬靈昭蘇。乃可覃殊澤，渙大號，禮成而德備，惠敷而慶宏。然而秦尚武功，先祈禳之事，故柴燎蕭鄉未必饗；漢稱文物，重神仙之道，故雲門太簇未必和。既不講于禮官，終致譏于儒者。伏惟皇帝陛下與春生育，并日照臨，究三代之質文，酌百王之損益。定午位，卜上辛。潔齋之誠，先掃除而遐達；孝思之志，協氣臭以升聞。然後推作解之恩，降惟新之令，設科以招諫諍，

有過以務哀矜，已責既恤于三農，錄勛無遺于十代，頒粟帛而養耆老，走牲幣而徧山川，舉皇王之廢官，盡古今之能事。臣當時集軍州官吏丁寧告示訖。況臣嘗奉恩光，叨居華顯。當太史撰日之際，猶立漢庭，及宗伯相儀之時，已辭魏闕。悵悵郡印，徘徊使車，徒深傾軫之誠，實積懸軫之嘆。召公邑內，敢思棠樹以追蹤；尹喜宅中，惟望靈符之復出。臣不勝慶幸踴躍之至。

為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掄揚王化，宣布耆慈，連營咸鼓于巽風，闡境均沾于兌澤。臣某中謝。臣才謝漢飛，義慚燕使，獻書求試，學劍邀勛。大舸千艘，早竊樓船之任；勝兵萬數，晚兼車騎之名。雖任在啓行，而時當柔遠。珠崖銅柱，祇務康平；麻壘艾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協慶，棟宇傳輝，臣得先巾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棘署參榮。奉漢后之園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康庾，方切事居。不謂遽董戎旆，還持武節，賜國既高于七命，承家又慶于重侯。維彼壁田，實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而強族皆除。況在昔年，常鄰多壘，載瞻軍額，深見士心。貴忠孝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去屏微。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為兒戲，使流庸自占，驍悍知方。任棠水難之規，臣當可復；黃霸米鹽之政，臣亦不遺。羣勳報效之資，用贖貪叨之責，奉達軒鏡，幾落堯堯。比園葵以自傾，畫惟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泪血沾衣，兢憂而汗雨浹背。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為濮陽公陳情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效死；食君之祿者，亦戒妨賢。苟非內懷私誠，外憂官謫，則安肯固辭武節，強委信圭，拒七命賜國之榮，舍萬里封侯之策？必和不可，安敢無言！臣某中謝。臣因緣代業，遭逢聖時。竊嘗有志四方，不掃一室。奉隨武之家事，無愧陳辭；纂鄧傳之門風，不傷清議。屬者每憂不試，深耻因媒。自薦之書，朝投象

魏；殊常之澤，暮降芸香。其後契闊星霜，羈離戎旅。從軍王粲，徒感所知；草檄陳琳，亦常交辟。呂元膺東周保釐之日，李師道天平畔援之時。潛入其徒，盈于留邸。臣此時尚持白簡，猶著青袍。元膺知臣傳劍論兵，本于仁信，佩韃插羽，亦識孤虛，俾以發姦，假之捕盜，幸無容刃，以及焚巢。旋帶銀章，俄分竹使，隼旗楚峽，出以分憂，熊軾鄖城，忽然通貴。豈意復逾五嶺，更授再麾。中間叨相青宮，忝司緹騎，繞通閭籍，又處藩條。越井朝臺，備經艱險；食泉瀆水，益勵平生。是甘馬革之言，常懼武皮之誚。及聖造遠流南極，許拱北辰，黃犢留官，胡牀挂柱，如生羽翼，若出嬰羅。暫以歸彼元員，處之散地；俄以朝那關守，昆壤須人。一去闕庭，五罹寒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地，控蕃寇數十州之多。提鼓燒烽，增埤濬洫。雖國家遠追上策，不事交爭，然蛇豕難防，犬羊易縱，苟罷嚴徵警，則負約渝盟。臣自受命以來，為日斯久，未嘗一日不修戰格，未嘗一日不數軍儲。使士有鬥心，人無虛額，使之偵候，咸亦聞知。尚未能率厲驍雄，揣摩鋒鏑，遠收麻壘，直取艾亭，成大朝經武之威，畢微臣報主之分，可書竹帛，不辱旂常。蓋以久處炎荒，備薰毒，內搖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能鬚鑠；而班超攬鏡，不覺蕭衰。恐無以早就大功，久當重任，自思已熟，求退為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照臨若日，覆露如天。況今國不乏人，時稱多士，有才略在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邦，遞臨斯位，以之責效，誰曰不然？俾前達後生，皆無蔽滯，由中及外，得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減微臣固寵之責。臣不勝祈恩懇迫之至，謹差某官奉表以聞。

為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臣鄭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褫魄疆場，馳魂輦轂，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某中謝。臣聞《禮》贊元良，《易》標明兩，是司匕鬯，以奉宗桃，華夏式瞻，邦家大本。自昔質文或異，步驟雖殊，既立之以賢，則輔之有道。北宮養德，東序承榮，務近正人，用光繼體。周則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漢則疏氏二賢，商山四老。內揚孝道，外盡忠規，猶在去彼嫌猜，辨其疑似，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

延四百年之景祚，著于史冊，煥若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洞幾先。皇太子自正位春坊，傳輝望苑，陛下旁延雋乂，以贊溫文。并學探泉源，氣壓浮競，嗜魚不進，求玦莫從。有王褒之獻箴，無下蘭之奏賦。今縱羣乖睿旨，微嘯聖心，當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或攜徒御，時縱逸游，樂野夏儲，亦常觀舞，南皮魏副，屢見飛觴。陛下睿發慈仁，殷勤指教，稍逾規戒，即震威靈。雖伐木析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筭，亦有可虞。抑臣又聞父之於子也，有嚴訓而無責善；君之於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各務日新，并從夕改，同置于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須，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爲令子；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奉復之微言，失不貳之深旨。伏惟陛下俾覆育于天地，霽赫怒于雷霆，復許省勵宮闈，卑謝師傅，蹈殊休于列聖，慰欽屬于兆人。臣才則荒涼，志惟樸駘，因緣代業，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土田，領大將之旗鼓，當車折檻，合首他人，瀝膽刺心，正當今日。而名非朝籍，務切軍機，道阻且修，佇立以泣。龍樓獻直，戴逵之詞翰莫聞；鳳閣拜章，張儉之精誠未泯。干冒宸極，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論以聞。

為尚書漢陽公涇原讓加兵部尚書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加授臣某官，依前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賜如故，并賜臣官告（一）通者。初謂風傳，忽從日下，怔忡自失，忤舞不能。臣某中謝。臣夙探史冊，頗究職官，尚書則虞日納言，兵部乃周之司馬。是司九法，爰統六師，歷代以來，非賢不處。田穰苴之文武，始議超居；張子孺（二）之尊崇，方宜入拜。罕有以茲名器，遠假藩維。況臣識愧通人，號非名士。芸香補吏，方同班固之私循；象魏獻書，有異東方之自薦。因緣蔭第，齒列周行，乃藉時來，不期宦（三）達。屬者出征海嶠，再撫蠻貊，獨向一隅，遂逾萬里。王邵伯之懷，生則還官；吳隱之之魚，食寧去骨。羸無悔咎，得及旋歸，纔望京華，又分旄節。擁戎馬于涇上，護（四）田穀于回中。罷講櫟幢，學燒燈燧，四頒堯歷，一別漢庭。蔥嶺猶羶，雪山未復，拔劍而憤，彎弧不平。豈謂皇帝陛下收雲中長者之名，錄義陽絕域之志。覽寬乃睠，即議酬勞，借寵于總軍，分榮于整

武。前叨未（五）塞，後忝轉加，紀在彩牋，卷之瑤軸。然臣退思其所，內顧其能，貪天之功，前經攸戒，受爵不讓，古人所非。富哉是言，服之無斂。高封大邑，君親誠用以推恩；銘座循墻，臣心詎忘于揣分。自昔避乎全盛，懼彼高明，度其私誠，豈徒虛飾。直恐任逾其量，事過其涯，則鬼亦害盈，天能概滿。因循且爾，顛覆隨之，雖在至愚，實知斯義。伏惟皇帝陛下溫以煦物，噉而燭幽，待乞追還使臣，寢息嚴命。苟臣重憑廟略，羸振兵威，少能斷臂扼吭，下城徇地，此而進律，庸敢自媒。俟陶侃之書勳，方加羽葆；待班超之立績，始議鼓鼙。使遷擢之有章，亦望位而相稱。臣某不勝志願懇迫之至，謹差押衙某官某馳奉恩告陳讓以聞。

- （一）「告」，原作「詰」，據《樊南文集補編》一改。
- （二）「子孺」，原作「孺子」，據《漢書》五九乙轉。
- （三）「宦」，原作「官」，據《補編》一改。
- （四）「護」，原作「獲」，據《補編》一改。
- （五）「未」，原作「末」，據《補編》一改。

為漢陽公奉慰皇太子薨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某日，以皇太子奄謝東宮，輟今月十三日至來月一日朝參者。前星失色，少海驚波，歎結一人，悲纏萬國。臣某誠涕誠咽，頓首頓首！伏以皇太子地當守器，賢可承桃，金馬銅羊，早開正位，鸞旌鸞戟，方慶修齡。豈謂疊屬黃離，禍生蒼震。宣猷殿內，秋冬之學空存；博望苑中，監撫之儀莫覩。伏惟皇帝陛下悼深伊將，念切瑤山，嗟上賓之不留，惜外陽而無驗，青宮掩涕，元圃酸心。臣限守邊隅，久違京闕，不獲奔走奉慰闕庭，無任悲咽惶慕之至。

代僕射漢陽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蟻蟻知雨，雖通感于玄天；蒲柳望秋，必凋華于厚夜。況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頓侵，精神坐竭。竈乏傳薪之火，餘焰幾何；隙無留影之駒，殘光即盡。叩心戀闕，忍死封章，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訣。臣某中謝。臣雖忝望族，本實將家，自先臣出總

郊圻，遇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因以上書，自薦求通，干時預試。芸香作吏，始筮仕于德宗；瑞節臨戎，復分憂于陛下。雖性分有限，而忠誠不移。固無韓彭爲將之能，實慕趙竇散財之義。兩逾嶺嶠，四建牙旗，約已潔身，絕甘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于子孫；厚祿萬鍾，惠頗霑于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道潛謀洛邑，托以郡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爲元膺賓僚，值師道竊發，藍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爲麾兵，虜其元帥。遂以將材相許，戎統見期，頡頏遐途，纂修舊服，光陰荏苒，遷授頻仍。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是孽童拒詔之初。臣方將奮勵疲驚，指揮精銳。所冀解鞍赤狄，息駕晉城，大攘蜂蠆之群，以雪人神之憤。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少衰，人一其心，士百其勇。驚領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實負伏波之願。而精誠靡著，志望見違，援桴之意方堅，就木之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臍，弊及筋骸，藥劑之攻擊愈深，神祇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錄，收氣人寰，復然無望於死灰，更起難

同于僕樹。然臣素窺長者，曾慕達人，省知變化之端，竊識死生之理。豈其有貪富貴，敢冀長延。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胄長免，對弓莫彎。思犬馬以自悲，悼鐘漏之先迫，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可流，伏弔而無血可略。臣某中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訖。并皆授之方略，各有司存，竊計旬日，必無逗撓。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帥之時，紫殿承恩，彤庭入對，躬瞻堯日，親沐舜風。獲親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藩小寇，東土微妖，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汚陛下之鈇鑕？伏願時推明略，光啓睿圖，內則收德裕讓夷紳鉉之嘉謨，外則任彥佐元達宰沔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后瘞玉勒成，鏤金垂烈。臣雖百死，復何恨焉？臣精爽已虧，言辭失次。氣無復續，蒙以續而莫勝；口不能言，飯用貝而何益。故國千里，明君萬年，永捐覆載之恩，長入幽冥之路。殘魂不昧，雖溫序之思歸；枯骨有知，遇杜回而必亢。回望昭代，哀號不能，無任荒懷攀戀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

全唐文卷七七二

李商隱二

為榮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報，司天監李景亮奏，八月六日寅時，老人星見於南極，其色黃明潤大者。聖惟合德，神實效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祚。臣某中賀。臣聞玄象示人，昊穹凝命。曜為經而宿為緯，則有常名；斗挹酒而牛服箱，或標虛號。未若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辰之列。伏惟皇帝陛下昭明老契，游泳莊寶，式是中秋，呈茲上瑞。況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玄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弘解愠之心；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鑒孔昭，凡（一）居率土之濱，皆慶後天之壽。臣誤蒙重寄，實遠清光。送玄驚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賀聖戀恩，無任蹈舞屏營之至。

〔一〕「凡」，原作「況」，據《樊南文集詳注》一改。

為中丞榮陽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宣告使某官某至湖南觀察府，賁賜臣敕書一通，并慰諭臣所部將吏僧道耆老等。乾文昭錫，兌澤旁流，雖聞計以銜哀，亦感恩而竊忤。臣某中謝。臣伏聞積慶太后爰初遭疾，皇帝陛下即不規朝，慮切宸襟，時連輝暑。載想大庭之養，實縣方（二）國之心。乃運屬歸真，書留具位。陛下又能咨宰輔酌中之請，稟聖賢推遠之懷，始率義以致憂，終據經而順變。獲情理兼修之旨，成古今莫易之文。伏讀綸言，實榮藩守。伏以時逢積水，行滯長沙，擁早蓋而久留，載青旌而莫濟。未獲宣傳童艾，號召蠻夷。謹具當時宣示所將兵吏及迎候將校訖。唯冀下車已後，食藥自規，仰憑垂露之文，凜守宣風之職。臣與將吏等無任感恩望闕屏營之至。

〔二〕「方」，原作「萬」，據《樊南文集補編》一改。

為榮陽公至湖南賀聽政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報，月日，宰臣某等懇個上言，請從聽斷，特降優旨，俯賜依從，普天率土，莫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道唯應變，合變則道昭；禮貴酌情，逾情則禮廢。苟非至德，曷取大中。伏惟皇帝陛下孝德兼濟，聖猷允塞，日兄稟義，丘嫂延恩。始自爽和，遂停庶政，絕臣僚之陛見，奉藥膳於宮朝。及真宅言歸，寢園將祔，喪紀既聞於約禮，克奉已布於成規。遵大臣陳義之方，得王者自家之化。臣方叨廉問，猶在道塗，雖清攬轡之心，且阻執圭之覲。湘波附奏，嶺嶠含誠，敢思環闕之前榮，實慕金闕之舊籍。無任望闕瞻天結戀屏營之至。

為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祗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懼曠宣風之寄，柔轡載揚於水路，輕舸利濟於大川。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系承儒訓，生屬昌期，初挂弁髦，即親篋篋。嘉樹無忘於封殖，青槐不落於寇偷。再擢詞科，一登冊府，但遷歲律，浮泛軍裝。忽彰華纓，俄列通籍，極望郎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間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值孽童拒詔，狂虜亂華，副中憲以急宣，佐維城而遙護。督晉氏遷延之役，絕戎人偵邏之姦，敢伐善以攘羶，固盡誠於養棟。伏惟皇帝陛下武推時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青瑣，豈意遽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而遏寇。褰帷廉部，猶恐墜於斯文；橫槊令軍，實致憂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懼敗官。況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鐘，傳土壘交州之態。網疎則魚漏，繩急則磨驚，欲經緯以合宜，顧韋弦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拾翠採珠，不勤異物，驅犀逐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時，便獲稱君之美。臣亦當求規水鏡，取戒脂膏，冀少息於群黎，庶免拘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嶠山遙，浮江遇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遐思白鳥，鎮聽音於周圍之中；遠羨仙黃，永固本於堯階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為樂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舍朗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戮羊牛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播，廟略遐宣，白虜獲于寧臺，赤夷浮於燕路。臣某中賀。臣竊窺舊史，巡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因塞郊之析，那停絕漠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桃廟，用其奮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猾亂華人。田豫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惟遭相攻。近歲以來，為患滋甚，走單于偵邏之路，懷駒支漏泄之姦。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肆楚，俾五餌以間戎，乘其驚情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冀馬潛羈。超距投石者，動過千群；戟手科頭者，略逾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是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尸。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啖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哀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云屯，大收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柳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吉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運膺下武，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肅九圍，歡呼萬國。昔艱難雲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泰有期，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隸圖洪範，競三古之殊尤；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佑。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氣於儒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扑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為樂陽公奉慰積慶太后上謚表

臣某言：臣得禮部牒，奉六月二日敕，大行積慶太后冊上尊號曰貞獻皇后者。慶屬堯門，謚遵周道，免置考義，蘭館流輝。臣某中謝。臣聞刑于寡妻，文王之令德；怨及丘嫂，漢后之深非。《詩》、《傳》所存，褒貶斯在。伏惟皇帝陛下用周典訓，滌漢瑕疵，報皇后友愛之仁，如文

宗引進之念。積慶太后始蒙敬養，終受崇名，掩沙龍以傳祥，軼河洲而抒美。天長地久，式崇清廟之尊彝；萬歲千秋，永慰光陵之牀帳。天下臣子，不勝感抃。限以守藩江嶺，不獲奉慰闕庭，無任惶恐屏營之至。

為令狐博士緒補闕謝宣祭表

草土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致祭臣亡父贈司空臣某者。存沒顯終，哀榮禮備，荒迷觸地，號叫瞻天。臣某中謝。臣先臣某，生遇昌期，早司國柄，沒留懿德，上惻宸襟。特降王人，迂臨私第，陳其醢爵，潔之豆登。招遺魂於幽陰，旋歸莫覿；視殘生於晷刻，報效無期。臣等無任戴恩荒殞之至，謹附中使某奉表陳謝以聞。

為柳州鄭郎中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即以今月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萬里成功，雖無壯志；九夷不陋，庶燕前蹤。二紀蠻貊，三提郡印，唯貞苦節，以奉休辰。牙管一雙，未嘗開慮；竹書兼兩，何敢經懷。渭水之陰，敝廬斯托，每還初服，常慊上農。今者又即殊方，復臨雜俗，固蒙聲教，終遠文明。謹當宣舉詔書，撫安縣道。媒官學舍，畢納於人倫；畜蠶帶牛，盡移於地利。至於因退弄法，挾遠生情，縱漏嚴科，必貽陰責。山兼象縣，江帶龍城。撫已跼天，敢忘玄造；舉頭見日，何處皇居。憑宵夢以銜誠，托歸飛而結懇。無任瞻天戀闕之至。

為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天旨下臨，星言東驚，即以今月某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聞漢分刺舉之條，三河最重；唐制郊圻之數，二宅惟均。況蘇公舊田，懷侯故邑，太行會險，德水通津。在申畫之時，素為清地；語翕張之勢，號曰要區。自河上置軍，以幕中分理，地雖密邇，事異躬親。伏惟神聖文武至仁大孝皇帝陛下神以運機，聖而制變，將鎮頑梗，更務恢張。由是開三壘之新規，復數朝之故事。齊壇將節，重加廉郡之雄；早蓋朱轡，各有為州之貴。遙徵三紀，間有兩人，陶某以史理當財，鄭某以名家正授。清塵不遠，餘烈猶

存，頒條之寄，繼組爲難。若臣者，品以勛升，官由賞達，徒幕益恭之美，以承猶有之恩，過獎在朝，承乏充使。將聖代懷柔之德，率昆夷畏慕之心，萬里以遙，三時而復。副介不離於痼疾，故人免嘆於凋零。敢矜跋涉之勞，自被生成之賜。豈謂皇帝陛下謂能專對，遽委牧人，仍其柏署之雄，賜以竹符之重。遂使霍氏固辭之第，早建雙旌；于公必大之門，更屯五馬。賢無所象，分可自量，入祖廟而欽驚，瞻父堂而益懼。況潞潛逆孽，許出全師，醫此州兵，橫制賊境。兼聲勢之任，有資扉之頒。謹當懋舉詔書，聽求人瘼。思理行之第一，誠愧昔賢；奉忠孝於在三，亦惟先訓。苟億素誓，則有神明；伏遠雲天，已逾旬朔。獻封人富壽之祝，未卜其時；懸子牟江海之思，莫知其極。無任感恩攀戀闕庭之至。

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知宰臣某等奉上尊號，以光洪休，耀列聖之睿圖，表三宮之義訓。凡在生物，孰不歡心！臣某中賀。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覆；善言日者，必咏德於大明。然后物仰玄穹，人知景曜。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體天垂蔭，法日流輝，宏上德以續戎，啓下武而廣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塊風條，時推順適，苗蟻葉蟻，坐致銷亡。是以銀甕石碑，非煙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絕書。且獯鬻爲災，周秦乏策。金行火運，不絕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淪於約誓。而敢乘衰運，來犯昌朝，陛下乃赫以天威，授之宏略，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滅大邦之仇讎，據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帥，代馬新羈，陛下又潛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逾月而元惡膏磔，靜豐沛之遺疆，舉陶唐之故俗。蕞爾潞子，復生孽童，脫縗冀恩，上樞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藪澤逋逃，冀土租稅，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夷其巢窟，去彼根株。清明皇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不功。固已至化潛融，事光于玉版；元機獨運，理溢于瑤編。況又志切希夷，道存沖漠。慕遺踪于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于崑崙，欲勞軒拜。遠揚聖祖，載仁神孫。俾異法皆法，多門就掩，麟殿正玄元之座，鳳書招黃老之徒。將以休有萬齡，臨茲兆

衆，使咸踐壽昌之域，俱游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矣！故得人祗協欲，華夏均懷，願加尊顯之稱，以報財成之美。宰臣等果能陳大義，允建鴻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績九功。述盡善於王猷，標具美於帝錄。南山稱壽，北辰降光。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遙；側管窺天，且慶百年之幸。無任徘徊望闕蹈舞踴躍之至。

為王侍御瑾謝宣吊并贈表

草土臣瑾言：今月某日，某官呂述、某官任疇等至，奉將聖旨，以臣父某官某亡歿，賜吊臣等，并贈臣亡父布帛三百匹，米粟三百石者。大夜銜輝，窮泉漏澤，以限以越，終哀且榮。臣某中謝。臣先臣某，托體元侯，榮名任子，象賢傳劍，餘力攻書。歷七廟而在公，秉二道而非墜。一昨氛興赤狄，兵聚晉城，先臣受律臨戎，忘家徇衆。士卒均食，罔愧于前修；廊廡散金，遠齊乎舊說。上憑玉略，下振軍威，旬月之間，慶捷相繼。并親桴三鼓，躬運九章。如臣弟兄，皆冒矢石。豈意奇功垂立，大願莫從，傳洸失時，略血成疾，奄至凋落，長違盛明。此皆由臣等抱憂既深，就養無素，遂延家難，仰惻宸襟。止偷生于晷刻，亦何顏於天地？伏惟皇帝陛下悼深撫凡，悲軫聞輶，降憫惻於上公，厚賻禮於遺體。昔魏優死事，止分食邑之餘；漢養孤兒，但有羽林之聚。方於今日，惟媿推恩。叫號失容，戴履無所。軍前結草，必自於幽靈；石上澆松，敢忘於遺訓。無任感恩荒殞之至。

為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

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手詔一通，兼前件端午紫衣銀器百案并大將衣者。乾文昭融，睿賜稠疊，恩生望外，榮積懼中。臣已當時宣布給散訖。伏以正陽令月，端午佳辰，渥澤合止於勛賢，錫賞宜先於戚屬。臣遠臨東魯，久去上京，豈望仁時，同躋壽域。八行明詔，伏讀而不啻千鈞；一襲輕衣，跪捧而若無三伏。況又彩纓出仙蠶之繭，貞金凝姁女之魂，持可戒盈，帶堪延算。豈微臣獨忝，在列校不遺。華楚成行，永願千春而奉聖；縣長共保，常期五日以霑恩。臣

與大將等無任感激懇惓之至。

為大夫安平公華州進賀皇躬痊復物狀

右：臣聞藩方舊德，臣子私懷，將稱慶於天朝，必展儀于土貢。伏惟皇帝陛下道苞乾象，德總坤靈，肇自元正，載康福履。九廟不忘于繼志，兩宮無闕于問安，鼓舞萬靈，波瀾四國。驗推測則咸如周卜，聽祝辭而皆若華封。臣坐擁伏熊，行驅畫隼，值一人之有慶，當春日之載陽，心但葵傾，迹猶匏繫。伏蒲之謁謁未果，獻芹之誠懇空深。況又地邇宸居，俗薰儉德，更無玉帛，以率梯航。前件石器等，瑞匪土硯，珍慚甌磐，并取諸地產，皆勒以工名。伏苓扶神等，品載仙經，奇標藥錄。通靈祛疾，不惟色若凝脂，延壽安神，豈是心如枯木。干冒陳進，無任兢惶云云。

為安平公兗州妻杜勝等四人充判官狀

杜勝

右件官流慶相門，策名詞苑，當仁罕讓，見義敢為，符彩極高，涯涘難挹。臣前任已奏為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與語而每相宏益。今臣寄分團結，任切訓齊，將奉廟謨，實在賓彥。伏請賜守本官充臣團練判官。

趙哲

右件官洛下名生，山東茂族，仁實堪富，天爵極高，妙選文場，亟仕侯國，珪璋特達，蘭杜芬馨。今臣廉問大藩，澄清列部，藉其謨畫，共贊朝經。伏請賜守本官充臣觀察判官。

李藩

右件官文固馳聲，賓階擅美，口含言瑞，身出禮門。前任已奏為判官，馭下而和易不流，臨事而貞方有執。今臣移參國用，務切軍需，實假平均，以同計畫。伏請賜守本官充臣觀察支使。

盧涇

右件官博涉典經，該核流略，自魯壁所壞，汲冢之藏，三篋能知，五車盡究，加之文采，兼以器能。前者為臣屬寮，常在右推獄，明斷而不容吏黠，哀矜而莫有人冤。今者團練之司，稽巡是切，直思獎效，非

敢用情。伏請依資賜授法官，充臣部團練巡官。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逸，開幕者亦用士為輕重，若不樹人，何以報國？況臣素無勛效，謬竊寵榮，至於賢才，敢懷筐篋。前件官并推賓彥，堪贊藩條，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為安平公赴兗海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右：臣伏以浴蘭令節，採艾嘉辰，百辟合祝於堯年，萬方宜修於禹貢。臣方夙駕之部，馳傳出關，欲獻琛而未識上宜，願祝壽而已悲日遠。前件馬伏櫪斯久，著鞭亦多，羈覺柔馴，未嘗奔逸。雖非龍孫驥子，邈一舉以絕塵，願陪月駟雲螭，慶千嘶於扈蹕。干冒宸宸，無任兢惕之至。

為汝南公賀元日朝會上中書狀

右：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日日，皇帝御宣政殿，受冊尊號為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者。當時集軍州官吏等丁寧宣示訖。鴻名有赫，慶澤無偏，上光宗廟之明靈，下慰蒸黎之欽屬，功勞必表，逋負咸蠲。出綬繫於狴牢，復流竄於魑魅，撫安鰥寡，存省耄期，有國之闕政咸修，前代之遺文必舉。此皆相公富皋夔之事業，秉伊說之材謀，協贊神功，導宣睿化。符瑞沓至，天人允咸，慶雲非煙，浪井不鑿。然後率多士，陳大儀，致君於堯舜之前，驅俗於助軒之上，四維仰化，萬國承流。況某忝典州兵，嘗聞廟算，雖阻陪班列，亦遠接歡呼。鳳闕雙標，應開天上；鷄竿百尺，想在日邊。願奮飛而不能，亦攀望而何及。無任并躍之至。

為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右：臣伏奉今月某日制書，加賜臣階朝散大夫者。榮從日下，恩自天中。臣聞周室設官，實重大夫之號；漢臣異禮，則加朝請之名。若臣者，辨乏談天，文非擲地，貪叨華顯，縣歷光陰。當陛下御極之初，分陛下憂人之寄。金章紫綬，已塵求瘼之榮；崇級清階，更切升高之望。循揣斯久，怔忡莫寧。惟當勤奉詔條，所希蠲贖官謫。誠深感勵，情切

違離，犬戀主而空深，姦負山而何力。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之至。

為京兆公乞留瀘州刺史洗宗禮狀

臣得當管瀘州官吏百姓李繼等及瀘州所管五縣百姓張思忠等并羈縻州土刺史章文賞等狀稱，前件官到任已來，勵精為理，多方以蘇疲病。況郡連戎楚，地接巴黔，作業多仰於茗茶，務本不同於秀麥，宗禮（闕十二字）貊之邦，羸識困倉之積。伏冀宸嚴，俯哀縣道，特許量留宗禮更一二年。

為濮陽公附送官告申使回狀

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前件敕書手詔官告者。已准詔旨示軍吏僧道耆老等，其官告已差押衙某奉表陳讓訖。臣才謝適時，知非周物，承私門有後之慶，當大朝猶宥之恩。頤頑漸高，騰凌必遠。離蟲可耻，揚子雲不以爲文；跨馬莫能，杜元凱于何稱武。遂叨旗鼓，及建麾幢。南犯瘴烟，遠提龍戶；西當烽火，密控犬戎。臨長萬人，董齊千乘，可以專殺，未嘗負租。況又榮假冬卿，顯分霜憲，軍前列秦時御史，幕下辟漢日郎官。碧落仰瞻，已參星象；丹霄回望，了別塵泥。滿盈之戒是虞，富貴之願斯足。而九國未至，六戎尚存，闕懸蕤街，阻作飲器。凝白環之貢獻，隔青鳥之神仙，閱軍實而皆裂兵符，視戰格而髮衝武弁，苟拘司敗，已漏嚴科。豈可授列五兵，任兼八座，詔開垂露，降自天家。中使飛星，來從日域，紫泥猶濕，黃紙未乾。宣傳而誰則懦夫，感激而孰非死士。固不合更稽成命，重曠殊恩。竊以君人在度材而命官，臣下者宜論功而受賞。《易》憂且乘，《詩》戒斯亡，上敦彝倫，下招顯隕，實關國柄，非止臣身。是敢輒驅冕旒，亟陳章疏。言之必可，顧孫寧忘於書紳；汗出而收，漢祖何妨於銷印。伏惟皇帝陛下深回睿鑒，曲被鴻慈，從國僑讓邑之言，獎成季辭卿之志，俾無賞（疑）僭，以激當官。儻羸得揚威，稍能陳力。恢復河右，收禹貢之地圖；蕩定隴西，雪皇唐之祖業。則亦不敢更辭竹帛，復拒鼎彝，明神所知，丹慊具在。臣不勝感恩陳乞惓惓屏營之至。

為濮陽公奏臨涇平涼等鎮准式十月一日起燒賊路野草狀

右：臣當道最近寇戎，實多蹊隧，每當寒凍，須有隄防。今歲畢秋收，未甚霜降，井泉不合，草木猶滋，雖已及時，未宜縱火。臣已散帖諸鎮訖，候皆黃落，即議焚除，稍越舊規，不敢不奏，謹錄狀奏。

為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大將兼諸鎮防秋兵馬等前件敕書手詔并冬衣者。臣并已准詔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榮加降璽，戴山未重，負日非喧。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羸振軍威。絕漠獵回，幸無警急，高烽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陰，川形稍背，三伏常聞於屏簾，九秋尋訝於垂纒，代馬慄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冰。是以每降王臣，仍迂御筆，緘封垂露，寵錫御冬。非玉女裁成，即仙人織出。徒驚在筍，莫匪因鍼。始顧屏微，深懼不勝冠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遍逮軍前，歷活麾下，達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歡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曳婁塞路。其山南宣歙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慣嚴凝，亦既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例思盡敵，感鴻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為濮陽公謝罰俸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奉恩旨，以臣不先覺察妖賊賀蘭進興等，宜罰兩月俸料者。伏以霧妖微妖，潢池小寇，有乖先覺，上贖宸聰。昔漢以捕盜不嚴，猶加黜削；晉以發姦無狀，亦峻科條。豈若皇帝陛下恩極好生，德惟宥過，與其漏網，止以罰金。臣與寮屬等無任戴恩宥罪屏營之至。

為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某官崔蠡

右：臣伏准某年月日敕，内外文武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見前件官樂邵舊族，鄒魯名儒，鏡納無私，山高不讓。而又循牆戒切，銘座規深，蘭省辭榮，竹符出守。漢悲來暮，晉有去思，晦而轉彰，浼而

尤白。既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望。及司版籍，以副地官，比按西羌，孤忠靡失。居然國器，實映朝倫。今河水無兵，武昌非險，用爲廉問，尚鬱廟謀。臣所部乃秦韓戰代之鄉，周鄭交圻之邑，軍逾千乘，地控三州。若以代臣，必爲名將。敢希膏澤，曲遂愚衷。俾寬竊位之譏，冀獲進賢之賞。干冒陳薦，無任兢越，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為漢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

韓琮

右件官早中殊科，榮推雅度，弦柔以直，濟伏而清。頃佐憲臺，且丁家難，當喪而齒未嘗見，既祥而琴不成聲。逮此變除，未蒙抽擢。臣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

段環

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常佐正人。加以富有文辭，精於草隸，備而且檢，通亦不流。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掌書記。

裴蓮

右件官魯國名儒，舊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爲記室，屬辭而宿構無異，論兵而故校多歸，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個月，比於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

夏侯瑾

右件官藏器於身，爲仁由己，齊莊難犯，勁挺不搖。臣任切拊循，務繁稽勾，思留仙尉，以重資階。伏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效西河之擁簪，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所因依，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為樂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某官裴倅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敕，内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

件官舊鄉茂族，洛下名生，處家國以必聞，善兄弟而無渝。而又南望輝彩，東箭含筠，身先較藝之場，首出觀光之籍。從外府而允稱賢佐，立中臺而克號清郎。泊時急昌言，官登大諫，揚阜常規於法服，陳群盡削其封章，實於不拂之朝，能守勿欺之旨。臣所部俗分蠻徼，地控越城，藉威略以靖封隅，資簡惠而安疲瘵。願回殊渥，以授當仁。豈微敬仲之才，兼有伯游之長，俯從牢讓，克免曠官。特冀宸嚴，曲垂矜許，干冒陳請，惶越無任。

為樂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新授某官盧戡 新授某官任緒

右：臣得進奏官某狀報，臣所奏盧某等二人，奉某月日敕旨，賜授前件官充職者。臣謬當廉印，合啓幕庭，撫魚罩以興懷，懼殺皮之廢禮。盧戡與臣同年登第，少日論交，學富文雄，氣孤志逸。玉清越而爲樂，女舒脫以求媒，實懷難進之規，不起後時之嘆。任緒幼學孝悌，潔靜精微，得君子之時中，友鄉人之善者。匪因請託，實自諳知。皇帝陛下俯照遠藩，咸加命秩，南臺貼職，延閣分班。使戡有紆朱之榮，緒無衣白之見，已經聖鑒，可謂國華。冀收規畫之功，共奉澄清之寄。不勝感恩荷聖之至。

為樂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所部控聯谿洞，參錯蠻髦，水接重湖，山當五嶺。縱有天官注擬，多緣地理幽遐。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嘆；或暫來屬邑，即聞歸去之辭。既經久而不謀，亦柔良而曷寄。臣謬膺廉部，慮在曠官，儻旬朔以無言，則賦興而必闕。前件官或膏梁遺胄，或英俊下寮，雖寓遐陬，久從試吏。假之銅墨，有意於鳴琴；委以簿書，不羞其棲棘。既聞續用，合有甄升，一則復遠俗之凋殘，一則輕微臣之憂責。苟事因請託，迹涉貪殘，將有負於斯人，豈敢逃於舉主？伏希卑聽，咸賜即真，千冒宸嚴，無任兢越。

為樂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

使當道先準詔發遣行安南行營將士五百人，其月糧錢米，并當道自

般運供送者。右：臣當道繫救額兵數只一千五百人，內一千人散於西原防遏，三百人扭在邕管行營，入界內分捉津橋，專知鎮戍，計其拙用，略無子遺。至於堅守城池，備御倉庫，供承職掌，傳遞文書，并是當使方圓衣糧，招收驅使。其安南行營將士，皆是救額外人。又當管去安南三千餘里，去年五月十五日發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門，遭惡風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餘事。其年十二月六日，差網某等般送醬菜錢米。今年五月八日至烏雷，又遭颶風，打損船三隻，沉失米五百餘石，見錢九十貫。其月十八日至崑崙灘，又遭颶風，損般一隻，沉失米一百五十石。至今姜士贊等尚未報到安南。臣到任已來，為日雖淺，懸軍在遠，經費為虞。竊檢尋見在行營將士等，從去年六月已後，至今年六月已前，從發赴安南，用夫船程糧及船米賞設，并每月醬菜等，一年約用錢六千二百六十餘貫，米麪等七千四百三十餘石，大數雖破上供，餘用悉資當府。不唯偏匱，且以遐遙。有搬難過海之勞，多巨浪颶風之患，須資便信，動失程期。臣忝守戎行，不勝憂結。伏以裴元裕既開邊隙，又乏武經，抽三道之見兵，備一方之致寇，曾無戎捷，徒曜軍容。昔者淮陰驅市井之人，尚能破敵；晉伯假紀綱之僕，亦不常留。苟元裕能均食散金，絕甘分少，便可收功於故校，豈資別立於新家。側聞容廣守臣，亦欲飛章上請，臣緣乍到，未敢抗論。已牒韋廬、李玘，并牒元裕，請詳物理，續具奏聞。伏惟皇帝陛下道邁義勛，盛加華夏，南蠻以茲脆弱，宜慕聲猷。伏乞特詔元裕，使廣布仁聲，遠揚朝旨，無邀功以

生事，勿耗國以進兵。庶令此境之人，無擁思鄉之念，唯茲裁照，實屬皇明。今前綱姜士贊等，沉失至多，遲留未達，復須遣使，以續見糧，雖欲無言，懼不集事。儻未蒙恩允，特賜抽還，則長慶二年安南有奏請借使當軍糧米五千石，經略使王承業請一二年內勸課輸填，頗有文符，并未支送。伏乞天恩憫其州鄉闕乏，哀以海路漂淪，且新（疑）安南併還欠米，庶行營將士等，得存宿飽，無乏晨炊。臣所守藩方，粗獲通濟，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為榮陽公奏請不叙錄將士狀

使當道將士及管內昭賀等州軍士共二千一百二十六人，準去年五月五日制，叙助階使司去。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具將士姓名及甲授年月日申省訖。右：臣當道將士等，遠當戎寄，式控遐陬。乘解慍之和，寧親矢石；望拱辰之列，實隔煙波。近者朝廷奄請北方，惟荒東道。當陰山之哭虜，靡效纖埃；及天井之摧凶，不橫寸草。徒以皇帝陛下非煙結彩，灑露流光，向明鏡及於鳳樓，布澤遠霑於蠻徼。固合同成國慶，共稟朝榮。伏以當管近無豐年，亦經小水，海上有分屯之卒，邕南有未返之師，歉冗食於居人，困裹糧於戎士。臣初叨廉問，方切拊循。雖拾綴升階，各思受寵；而濡毫執簡，無以為資。仰慮後期，敢忘積懼。伏見比者諸道有物力未足者，聖恩洪貸，許且權未叙錄，竊緣往例，冒此上陳，伏冀天慈曲垂矜許，臣與將士等無任感激冒昧戰越之至。